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五九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五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4.1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五九冊目次

經部·四書類

經言枝指九十九卷(二)

〔明〕陳禹謨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

經言枝指九十九卷(二)

〔明〕陳禹謨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談經苑卷之九

明後學海虞陳鼎謨錫玄甫輯

婁江友人王衡辰王甫校

論語

里仁第四

○里仁為美

荀子曰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 班固幽通賦云終保已而貽則兮里上仁之所廬願師古注曰處仁者所居也 張衡思玄賦云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注云里宅皆居也 劉瓛梁典云畧宅歸仁里 石林云以擇為宅則里猶宅也蓋古文云然

發經義

卷之九

今以宅為擇而謂里為所居乃鄭氏訓解而何晏從之當以古文為正 羅氏本拾遺云里居也擇仁而處之為美 胡致堂云里居也居仁如里安仁者也 侯二谷讀書記云里仁為美正以習見正事聞正言也昔人五百金買鄰亦此意 留青日札云宅者擇也擇吉地而營之也孔子所謂里仁為美擇不處仁者是也 了凡論語疏云按說文里居也故以為居仁又說文居處也處仁即是里仁正相照應今以里仁為居仁最有意義吾人安身立命須要知个去處蓋神明一舍通絕塵埃纔染一緣便自曠自棄若一念知歸即得本體然理可頓明切須常住不相捨離方是里仁又風俗通註云里者止也凝神定志止於是

而不去方是里仁真能里仁則隨方任真優游受用乃安宅也割彼藩籬八荒一闢乃廣居也至安而不危至廣而不隘豈不為美若不知仁之為美而不處吾無惑也知所擇美而猶不處焉則雖洞徹本真皆成虛見豈得為智乎不以能擇為智而以能處為智此是仁智合一之理講錄云此章是夫子勉人為仁之語不專為擇里而設蓋云宅身之處且要以仁為美況於宅心而可不以仁乎孟子引此釋之正得此意若只在里上說有甚大關鍵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

讀書錄云濫即為貧賤所移而更其節也濫即為富貴所淫而蕩其心也若貧賤不能移即仁者能久處約矣富貴

不能淫即仁者能長處樂矣孔孟之言互相發明如此

卷之九

二

了凡論語疏云約樂皆是境於本心原無干涉不仁者失却本心使隨境緣流轉故不可久處約樂夫子嘗曰小人窮斯慙矣曰斯者謂窮即濫也何待久處故註言久約則濫亦未妥大率暫處即泛濫濫佚猶可提醒惟久長則面前世味深入骨髓真是無可救藥此夫子所謂不可久之旨也人生世間只有約樂一境未得本心而長處世緣即本來真性亦隨世緣流轉故不可也一私不累之謂仁本來真性原無私欲本是廓然不屬造作不因修證仁者之人與仁為一渾是天理用事對境忘緣亦無緣可忘隨緣任真亦無真可任所謂仁者安仁也這個道理人人可能

不是絕德時人不悟妄自涉塵處處染著約固相羈樂亦受累不思甚也知者識得破見目前順逆境界皆因緣分定無可脫離無可欣羨惟有這箇道理得則脫于塵埃之外失則沒于世緣之中真是有益又精之則見種種貧富窮達皆是眼前光景過眼即空捉來不實惟有這個道理乃是性命之源受用無盡真可愛可求又精之則見約樂在境欣厭在心吾無所欣厭之心約樂又從何起隨緣受用皆是坦途是謂利仁此亦承上章處仁說來朱子語類劉潜夫問安仁利仁之別曰安仁者不知有仁如帶之忘腰褭之忘足利仁者是見仁為一物就之則利去之則害黃氏日抄云謝氏謂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

談錄

卷之九

三

非有所存而自不亡竊疑此佛氏心學之說若夫子本旨不過謂仁者安仁與仁為一耳又謂知者未能無意竊疑此亦佛氏絕意念之說若夫子本意不過謂知者知仁之為美慕而行之耳異端之說皆從莊子寓言死灰其心一語來近世諸儒或慕其高而言之然人決不能無心心決不能無意意是活物凡動處皆是意特意有美惡耳雖仁者安仁此心亦何嘗不流哉羅氏本拾遺云知者知仁為美擇而行之是利仁也心有其仁故曰利

○惟仁者能好人

通義白雲許氏曰此章緊要是兩能字其次要者兩人字蓋人之善惡有大小幽顯誠偽不同須是察得他真然後

好惡之而其好惡則進退纖毫不差故曰能好惡人集註
無私心當於理是合內外言之必盡二者然後謂之能又
曰凡仁者必智非智不能行仁故纔說仁人便是有知者
知人善惡者智也好惡之者仁也 了凡論語疏云太虛
無象不過萬象流行仁者無情不碍七情發用如鏡照物
妍來妍應媸來媸應各以其物付之而我無容心焉是好
即無好惡即無惡也好即無好故能好惡即無惡故能惡
蓋自仁者太虛之心而言不但無所好無所惡之人亦無
能好能惡之我及其以無好而為好以無惡而為惡則眾
人不能而我獨能之者也故曰惟人皆以私用情仁者則
真愛流行而好惡公於天下人皆以情滅性仁者則終日
哉經竟 卷之九 四

好惡而本體不動今臺謂之曰能正對不能者說耳

○苟忘於仁矣

陸子靜曰惡與過不同惡可以遷免賢如伯玉欲寡其過
而未能聖如夫子猶曰五十學易而可以無大過况於學
者豈可遽責其無過乎至於邪惡所在君子所甚疾是不
可毫髮存而斯須犯者也苟一旦志於仁斯無是矣 潛
室陳氏曰此是君子小人分路猶向東行人一心向東去
無復有回轉向西之理 卓吾李氏曰惡當作去聲即候
明捷記第欲並生說說珍行猶不憤疾於頑可見自古聖
賢原無惡也何者天下之人本與仁者一般聖人不會高
衆人不會低自不容有惡耳所以有惡者惡卿愿之亂德

惡久假之不歸耳若世間之人聖人與仁人胡為而惡之
哉蓋已至於仁則自然無厭惡 了凡論語疏云志仁無
惡就心上說朱子分志仁為心無惡為事誠有未安苟訓
為誠亦漢儒舊註然苟字是起頭說話猶言誠能志仁云
耳此處要說得輕不要說得重言一念志仁便無惡所以
見此心之妙故不用誠字為訓人只有一心志者心之所
之正是念頭舉處苟心之向往處專在於仁則滿腔都是
仁那惡念自然參不入來譬如行路既舉步向南定然不
到北方矣今人做工夫不去理會志仁專謂惡根最深惡
習難去而欲消磨之此便是無頭學問惡在何處欲從何
處消磨譬如擒賊須有主人方好擒捉不然難去捉也夫
哉經竟 卷之九 五

子只說志仁工夫便有頭腦譬如我是極惡的人忽起一
念要做好人便斬釘截鐵立志求仁人心中着不得二意
如喜中着不得怒怒中着不得喜故善念一發從前許多
為惡意思都不見了譬如千年幽谷一燈纔照則千年之
暗俱除矣

○富與貴

鄒東原曰降衷之精明真純曰仁而外誘之交障互蔽曰
富貴貧賤障蔽不除則精明不全無兩障俱立之理聖人
有憂之嚴為之辨而詳示其功曰不處不去而工夫之縝
密曰終食無違造次顛沛必於是夫顛沛也者身之所以
生死也而兢兢弗違焉則殺身以成仁固優為之尚何富

貴之淫而貧賤之移乎 明儒經翼曰富貴貧賤取舍事也造次顛沛終日不違心也必有是心而後有是事故夫子初言富貴貧賤一節恐人只於事上制行便謂之道而無其本則行之未必泰然故又言造次顛沛終食不違一節欲人於本上用功貫通只是一理若無此本只於制行上便了則東漢之名節晨門荷蕢之高尚皆為得道耶夫理是活的所謂不以道不處不去者豈易言哉孔子之仕止久速類子之用舍行藏有本者如是周子曰見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有本之謂也若晨門荷蕢之流東漢名節之士其能見大心泰否乎質言云人心之不能操存是仁者常為富貴貧賤之念

論語

卷之九

六

頭打不破徹不淨使未免牽係於物以至違仁之遠君子一審之一安之正是把這外誘的念頭都刮決得淨把持得定不使得入吾腔子裏來此心之理便自然操存得住故曰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只是不處不去之心常惺惺不放耳非有二也造次二句正所謂無終食之間違仁也上下相足之詞非一步進一步之詞論衡云此言人當由道義得不當苟取也當守節安貧不當妄去也夫言不以其道得富貴不居可也不以其道得貧賤如何富貴顧可去去貧賤何之去貧賤得富貴也得富貴乃去貧賤也 書齋夜話曰當就其不以其道得之說之不以道亦就道字點若就其不以其道得之點則富貴

論語

卷之九

七

固有以其道得之者亦有不以其道得之者若貧賤則安有以其道而得之者哉大抵如生於公侯家而素富貴是豈以道而得之生於閭閻中而素貧賤亦豈不以其道得之不以其道蓋謂處富貴去貧賤不以其道非謂得富貴得貧賤不以其道也 耿子繹論語曰孔氏之學未忘名耶曰否人而名之曰人以仁也人而去仁則耳目口鼻儼然人也而實弗人矣曰惡乎成名謂其無以成人之名也了凡論語疏云君子一身關係不小一正一切正一徹一切徹若於富貴貧賤之交稍稍失脚所得未毫末所喪已丘山矣於此看破立得脚定便當矢心自守堅志不移但此工夫最細平日方寸間所以憧憧往來不得寧謐者只為慕富貴厭貧賤之念動不下耳縱能打破此關而欲惡之情隱然猶在古來豪傑多有輕富貴安貧賤者然未必皆得道未必皆為仁人何哉蓋我能輕富貴而此欲情猶在則眼前種種修持只在世上揀得一件好事來做縱屬欲情我能甘貧賤而此惡情猶在雖遁跡深山草衣木食避盡塵世一切繁華喧鬧總是厭惡心腸欲惡之情未除雖勤苦修持只養得此識情長而已與我本來心體有何干涉夫子于此處不曰君子處富貴去貧賤惡乎成名而必曰去仁者重所欲惡也心隨欲惡即去乎仁矣去仁雖讓千乘之國甘井上之李皆細事也何以動君子之知而成名於天下哉故終食之間未必有富貴貧賤

之交而欣厭之心微細流注是即欲惡之真境也君子頃將欲惡念頭盡情拋捨遇好境而不欣逢醜境而不厭不欣不厭即涉而不染感而不有這便是心無一私之累這便是廓然太公這便是仁常能如此便是不違仁種種運用皆不起取舍之情不作得失之見如風過樹不沾一點欲惡之情此終食不違之旨也造次顛沛皆是境心不着境任他造次我自安閒任他顛沛我自寧謐縱使鉄輪項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 徐幹中論曰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昔者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薨顧命之辭季路遭亂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彌留之困白刃之難猶不忘敬況於遊宴乎 論語拾遺云君子非

諫經

卷之九

八

不違仁也外物之害既盡性一而不雜未嘗不仁也

○我未見好仁者

禮記孔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 吳志徐衆曰苟不惡不仁安得為仁哉 答問集曰好仁者無以尚之則不仁之惡自不待言曰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加乎其身則非為仁之外另去惡不仁而不仁之惡好仁固足以談之也 明儒經翼曰夫子云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孔門許多高弟終日終身皆以求仁為事今乃曰我未見則諸賢群聚所學何事殊不知仁與不仁獨知獨覺真是瞶昧不得知仁好之如好好色而無以尚之知不仁惡之如惡惡臭而不使加乎其

身只一路情專再無一毫分念果能一日用力則吾又未見有力不足者世豈有好好色而力不足以好惡惡臭而力不足以惡者乎然此蓋必無之事必竟是不肯真用力也故又曰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反覆激勵只是重嘆夫人皆安於無志而卒未有一志仁者聖人之言渾厚和平未有如此章之最懇切者也 初問云此章夫子不是嘆其難得而見末節註中不敢終以為易皆不是聖人豈言難以阻人之進哉首節只是嘆為仁者鮮下二節說為仁甚易是鼓舞激勵人我未之見其詞意若謂亦有力不足的我却未曾見是甚言無力不足之人也註中偶未之見字恐非本旨是發明仁所易為而人莫之為 諱錄云

諫經

卷之九

九

好仁惡不仁者夫子亦不以為絕無但云我未見此人好惡俱是自已身上事非好惡他人好仁者必惡不仁惡不仁者必好仁總是一人也不可泥兩者字作兩人看 惡不仁者不使不仁者加其身不仁之事不要說得粗只略有些差處便是所謂纖惡必除也若功夫未到細密則此等人亦容易了何以未之見耶 了凡論語疏云好仁者無以尚之其義甚細如私情盡泯廓然太公此仁體也然有此太公者在則此心之上猶有所加也故不但當去私情又當去此太公之見既能去此太公之見矣而去見之心猶在則此心之上猶有所加也又當去此去見之心若謂天下紛華嗜欲無以尚之則是不使不仁者加身矣非

無以尚之之旨也惡不仁者其必為仁矣既為仁則精理意向皆在仁上必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上此不仁亦不但紛華嗜欲之屬凡與仁相反者皆是也不曰加乎其心而曰加乎其身者不仁非心也種種邪謬皆自外來只因情見牽纏遂被沉沒本來心性原不動搖此心此性原無聲臭如虛空一般故不仁者只能加身不能加心也然却不

○人之過也

蘇子瞻論語解曰自孔安國以下解者未有得其本指者

十

也禮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聞之於師曰此論語之義疏也古人有言曰放廢違命也推其仁可以託國斯其為觀過知仁也歟 翼疏吳琮曰若所觀在人謂君子常過於厚小人常過於薄則小人亦有過於厚處恐於此便分別不得不知只作觀已說較是又曰仁字正與過字相對過則不仁仁則不過蓋無是已私仁是天理識得過底是已私便識得不過底是天理 馬鍾陽曰南軒張氏作章齋記以黨為偏偏者過之所由生也書言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即此黨字之義蓋人不能無過而在於知不貴於知過而貴於改過人之有過

皆起於偏黨之私既自其過處而觀察之則可以見吾心之本然而去其偏黨之私故曰斯知仁如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觀即易觀我生之觀此亦是教人求仁之意論語測曰何謂黨也猶偏也書曰無偏無黨是也何謂觀也反觀也天下之惡皆成於過天下之過皆萌於偏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豈一朝一夕之故楊氏之無君墨氏之無父始於為我兼害之偏耳人能反觀內省求其過之原乃一念之差失其本心生理中正毫釐者千里之積能察見本體而生理之中正者得矣 中玄問辨錄云過是差失仁是用心之厚若果用心厚則其事雖差失而其意則仁若果用心忍刻則其事雖無差失而其意却不仁聖人析

談經苑 卷之九

十一

理至精直觀本體本是過本是仁然過自是過其仁固在仁自是仁其過固在非謂仁必無過無過即仁也不仁必有過有過即不仁也彼此各不相掩安得謂於有過中求無過乎若以觀過知仁是有過中求無過彼微生高人暗以為直而聖人不與其直令尹子陳文子子張以為仁而聖人不許其仁又豈于無過中求有過邪 了凡論語疏云人之過不止於厚薄愛惡四者世之人觀過唯知過觀仁唯知仁此曰觀過和仁因其失而知其得察其疵而知其美也小人無處不薄無處不忍何待其過然後知其不仁本文只曰知仁而尹註兼言不仁非書意也事違理謂之過心合理謂之仁欲知人之心正不當泥人之迹固有

迹然而心不然者故因其悖理之事可以諒其合理之心此是善觀人處 後漢傳吳祐為膠東相魯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知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閣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祿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朝聞道

申子孔子曰丘少而好學晚而聞道此以博矣 莊子曰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 論語拾遺云苟未聞道雖多學而識之至於生死之際未有不失也苟一日聞道雖死可以不亂

談錄

卷之九

三

矣死而不亂而後可謂學 朱子語類云此聖人深言道之不可不聞也若將此二句來反之曰若人一生而不聞道雖長生亦何為便自明白 此聞非以聽人之說為聞聞道則無往不可故雖死亦可也 孫奕示兒編云孔子豈尚未聞道者苟聞天下之有道則死亦無遺憾矣蓋憂天下如此其急 白沙大編云古人處生老病死有道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其處之之道乎 華陽會語云朝聞夕死之說如何是聞道予謂愛生死者亦愛涅槃未可以死只為有愛根在聞了道此心已了萬緣放得下無復有愛根牽纏纔可以死其實死而未嘗死也 卽川陽語云人不聞道枉生來一畫如夢中樣子人夢中一般論事

處事夢中亦自以為是及到醒來便覺沒下落生不聞道百事皆是夢中 大慧語錄先醒豈不云乎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聞底是何道到速裡豈容耽眠不可更引吾道一以貫之去也 耿天臺曰今人看夫子朝聞夕死章便謂聞道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憾誠所謂隔羅襪搔痒之說也蓋人不聞道則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流浪顛倒如之何而可以死耶惟聞道則此個原是無生死的一念萬年孰終孰始身生身死而性體不易辟之漚起漚滅而大海自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合晝夜分明舉似惜乎學者未之聞耳

○士志於道

談錄

卷之九

李

文中子曰士有靡衣鮮食而樂道者吾未之見也 孫淮海近語曰學道當先立志耻惡衣惡食之人便是無志所以不足與錄以其馳逐於物欲而不取足於性分 士翼云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耻之不已必求鮮衣珍味故曰人能亡以饑渴之害為心害夫四體之病可去也心之病則本先驅矣心之惑可解也心耻之則根盤矣學者預省棘反可也 講錄云理欲是大關頭不曾過得此關便受許多磨障苦處士君子立志須著實勇猛有褰旗奪將之功纔得過此關頭過此便是正大光明的世界

○君子之於天下

筆耕韓曰無適無可也無莫無不可也惟有義者與相親

比爾 李曰下篇第九云子絕四曰毋固注云無可無不
可在毋固執焉王通云不可天下所共存也孟子曰惟
義所在其旨同 困辨錄云先有個必有所主之心固
先有個必無所主之心曰真無所主無所不主無所不主
而先無所主曰義故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義之盡
也佛書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又云常住真心不知與吾
儒同異何在 困知記云昔有儒生悟禪者常作一頌云
斷除煩惱重增病趨向真如亦自邪隨順世緣無星凝涅
槃生死是空華宗果取之常見果亦人有水上葫蘆一言
凡屢出其頌第三句即水上葫蘆之謂也佛家道理真是
如此使吾夫子當時若欠却義之與比二語則所謂無適
無莫者何以異於水上葫蘆也哉 孫淮海近語云無適
無莫惟義與比此君子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之學若無適
莫而無義以主之是無舵之舟無星之秤故君子之無適
莫者正以無容心於適莫而惟比於義耳比義自無適莫
適莫自不比義 原旨云無適也三句文勢接得甚緊是
一連的若分為兩截則所謂無適無莫者未免出于有意
而所謂義與比者亦為屋上架屋矣 疑問云人於事無
適莫而一比於義竟不細會之於天下也字面天下事與
勢推移隨時變易本有个化裁之義非可以一定執者君
子之於天下也可以意見拘執也乎哉一看意見便是適
莫便失時宜之義故其是非可否不先主于中意必固我

不疑滯於外無適也無莫也唯義之與比云爾比是相比
附相比合不相離之意明道謂利公曰天下事非一家事
顧公平氣以聽之深得此章之義 初問云吾心良知是
非可否最明白指點我處最多只是着不得一毫私意
莫屬亦不是是非可否上差錯只為添着意思便非其機
自然非聖人化裁之變推行之通便是執泥失中處義之
與比義在吾心純然是大中之本體着一毫意不得 不
但不好一邊着不得雖是好一邊意亦着此頃不得眼中
不可着塵沙可着珠玉屑乎 了凡論語說云此論君子
盡性由義之學非就一事言也義不在外而在內一感一
應一張一弛皆求慊于吾心之謂義人都在事上求義故
有格致有方所幾行得十分俾當終有適莫之意君子求
義於心故變動不居隨方順應時行時止無所執着義之
與比非有物也明鏡當臺妍媸畢見而鏡體不動是有而
不碍無也無適無莫非落空也但去執心不去應心是無
而不碍有也
○君子懷德
孫淮海近語曰懷德者樂天之君子懷刑者畏天之君子
也懷土者圖安之小人懷惠者貪利之小人也 口義云
懷德懷土懷刑懷惠只是他平日念頭用得熟了不知不
覺又用在這邊去君子非無土然安土而敦仁土處亦懷
德也非無惠然一个不苟取于惠處亦懷刑也小人非不

月動於時
為之德有九
者即謂之小人
之二字作七
字以小人稱
其臣漢臣則
漢臣則此類之

莫德畏威然過者土與惠嚴依舊念頭移在這邊去
氏本拾遺云君子懷德惟善之所在小人懷少惟事之所在
在君子懷刑惟法之所在小人懷惠惟利之所在
估俾云懷刑先儒皆釋以為畏法竊事安謂懷字恐非是
字可解而刑字亦難拘以法字為斷意刑字當解作儀刑
如儀式刑文王之德又當作典刑如尚有典刑之刑蓋君
子所懷者儀刑典刑可則而效之小人則直惠利之是據
耳 經子臆解云究君子之高明光大必曰懷德然欲求
為君子必要從懷刑一念始窮小人之暗昧姦貪必曰懷
惠然欲免為小人必要克懷土一念始 說苑云成回學
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回對曰臣聞
儀刑也 卷之九
之行者比于鳥上畏鷹下畏網羅夫人為善者少不善
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
是以恭敬待天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朱子語類漢書
孝廉必曰順卿里蕭政教之云是亦懷刑之意也
○放於利而行多怨
朱子語類云或說放於利而行義則云此非斷然為利
但是休放那利行是外不為利而內實有為利底意思曰
才是放時便是為利了豈有兩樣若是外不為利而內實
為利則是為利尤甚於斷然為利者 論語淵曰好利
者心之蔽也何計乎人之怨否其自怨矣乎記曰正已而
不求於人故無怨好利則求人而人而不獲則有怨君子

不顧外故無入而不自得 初問云正已而不求於人則
無怨放於利而行是要事事算計功謀利有求不遂處
多矣故多怨而人之怨已亦在其中利對天理說惟循天
而行最快樂無入不自得君子蓋慎所擇哉
○能以禮讓為國乎
左傳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樂驥為休
弗敢違也晉國以車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世之治也君子
尚能而讓其下小人盡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讓
恩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
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
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故恒必由之 後漢紀袁宏曰謙
讓經章 卷之九
尊而光於是信矣馮異能謙三軍賴之楊朱有言行賢而
去自賢之心無所往而不美虞書敷德以克讓為首仲尼
稱顏回之仁以不伐為尤都至於善兵在其頭處父上人
終喪其族然則克讓不伐者聖賢之上美矜善上人者小
人之惡行也司馬法曰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不爭
則不相掩由此言之民之所以和下之所以順功之所以
成名之所以立者皆在乎能讓而不自賢矣 通義白雲
許氏曰此章與人不仁如禮何語意相類上兩禮字按
天理鄭文人事儀則言下禮字獨言節文制度言人能
敬讓之實心行禮以治國何難之有不用敬讓讓之實心
行禮以治國雖有制度節文尚奈不得他何如何治得國

○朱子語類云若玉帛文錯固是禮之文而擊鼓曲拳并降俛仰也只是禮之文皆可以偽為惟是辭讓方是禮之實這却偽不得既有是實然後感動人心若以好爭之心而徒欲行禮文之末以動人如何感化得他如禮何一句如諸家所說則便當改作如國何大率先王之為禮讓正要朴實頭用若不能以此為國則是禮為虛文爾其如禮何○了凡論語疏云朱子以禮讓為禮之實猶孟子以事親為仁之實也仁惟事親為切禮惟讓為切見不遜讓則禮為虛也春秋時譚治理者紛紛竟不知從名上整頓故夫子教此以警儆分而思治者為國以禮行禮以讓此是從古治天下之大道帝堯成放勳之治只是克讓舜子

謙雖竟

卷之九

大

德而九官皆讓文王以服事殷而畊者讓畊行者讓路真能行此禮讓則爭從何生亂從何起不俟更張而四海大定矣故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然則儀節布置扞屬虛文如此禮何蓋禮從辭讓之心而出者無讓則無本矣尚何以為禮

○不患無位

後漢書張衡曰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恥祿之不夥而恥智之不博李蕭遠曰古之君子蓋耻得之而弗能治也不耻能治而弗得也朱子語類云不患無位患所以立猶云不怕無官做但怕有官不會做求為可知只是盡其可知之實了凡論語疏云此為已之學

也不曰得位而曰立謂居官而有所建明也不徒曰立而曰所以立則自經綸之所從出者言也經綸不超乎政事而超乎一心是所當深慮也不曰知而曰可知名稱其實則可知名浮於實則不可知不徒曰可知而曰為可知蓋可知者不在心稱之而在吾所以為之是所當汲汲而求也講錄云此俱就學者說愚所以立求為可知只是一箇道理對名位兩者說雖有一患一求工夫却只一個盡了這一箇工夫則以之立位者此理以之知名者亦此理求為可知不是以此去求知只就愚莫已知而云也亦是不不得已誘人之詞

參平

謙雖竟

卷之九

大

文子曰萬物之總皆闕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子華子曰道立於一而萬物之變也百事之化也散而為萬殊齋論而無涯王弼周易略例云自統而尋之物雖衆則知可以執一御也由本以觀之義雖博則知可以一名舉也筆解韓曰說者謂忠與恕一貫無偏執也李曰仲尼嘗言忠必恕恕即忠故曾子聞道一以貫之便曉忠恕而已朱子語類曰貫如散錢一是索子曾子盡曉得散錢只是無這索子夫子便把這索子與他忠恕是在已在此物皆如此便見得聖人之道只是一一譬如元氣八萬四千孔無不通貫是恕也又曰一以貫之只是萬事一理或問一貫如何却是忠恕曰忠者誠實不欺之名

聖人將此放頓在萬物上故名之曰恕 陳潛室木鍾集
云聖門子弟多是去理會千頭萬緒被他橫塞胸中只是
多而不知融化了看曾子問一篇於事物人物人所不點
點者皆點點過夫子知曾子做多端工夫了看得一貫道
理點化他惟曾子理會得過處故一唯之外餘無辭至於
出告門人則曰忠恕者何也蓋他人未曉得不可驟等使
曾子便把一貫說門人曉未得故就學着身上討兩個字
形容一貫蓋聖人一心渾然天理事物各當其可猶一元
之運萬化自隨初無着力處至於學着須是認得人已一
般意思却安排交入塗轍湏是下工夫方可要知忠恕似
生底一貫一貫似個圓熟底忠恕耳 一貫忠恕雖有大

紫龜集

卷之九

子

小之不同大要都是心王做出聖人之心查滓淨盡統體
光明具眾理而談萬用故雖事物之來千條萬目聖人只
是那一个心即將去全不費力如繩索之貫錢然易所謂
何思何慮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者正聖人一貫之說
也彼學者之心被私慾障蔽未便得他玲瓏湏是逐一蕩
滌以類而推方能自己及物如子貢所謂施諸已而不顧
亦勿施諸人却是忠恕正頭面使學者工夫純熟則一旦
霧除雲散自是一貫境界是知一貫乃聖人事忠恕特學
者事但聖人見快學者見遲本非有二道也 弁州劄記
曰夫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以非故曾子也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猶之乎故曾子也子貢疑而夫子

之旨微彰曾子唯而夫子之旨有所未竟矣噫 中玄問
辨錄云貫之義人誰不知不用疑也惟是言一而不言其
所謂一故門人疑而問之耳曰一者何也曾子曉之曰夫
子所謂一者即學者之忠恕是也忠恕而天下之道貫矣
曰忠恕何以為一曰理有一字而數義者有數字而一義
者無忠做恕不出忠恕本自一事不可岐而二也故或專
言恕此理也非遺忠也或言忠恕亦此理也非添一忠也
非一而何曰忠恕何以能貫天下之道曰子貢問有一言
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曾子之學獨得其宗
乃其於大學也統及齊家便說處身之恕至於治國平天
下只是一箇絜矩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是此理非

紫龜集

卷之九

主

一以貫之而何譬之樹然千枝萬葉只是一根萬殊之所
以一本也一根而散為千枝萬葉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一
貫之義則不如此謂天下之事有萬其繁而吾所以處之
者惟一理以貫通之譬之索子穿錢錢數雖多惟用一條
索子都穿了非謂以吾心之一理散為天下之萬事如所
謂本立道生云也則何謂一本萬殊 了凡論語疏云聖
人之道原是不二法門理隨事起則川流萬派而不窮事
得理融則教化揔收而無別渾然一理以理涵事也泛應
曲當以事顯理也揔來不出一心故直指心為一字曾子
平日工夫謂其致力於用處而未知體一殊不知古人博
學其主意專欲反約若不知體一而隨事尋求便是無頭

學問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亦知守約故夫子一點便悟耳夫子平日所言詎非一貫但人自信不及謂天下許多道理如何一便盡得門人之疑病正在此曾子舉忠恕以示之非大徹大悟者無此機用宇宙內事雖萬種不齊惟盡此心而推之無處不貫以比度之思徹人我之障隨無方之隱顯有量之情此可意會難以言宣也 石渠意見以為一即心之理也心為神明之舍虛靈不昧所以其乘理而應萬事夫子蓋謂吾之道不在乎他在乎以一己之心貫通萬事曾子蓋謂夫子之所謂一以貫之者不過忠恕而已矣忠恕乃盡已之謂而為吾心之權度所以稱輕重慶長短而為應事接物之本人能盡已推已則可

義經說

卷之九

以貫之是一所貫不是一以貫焉 淮海近語曰夫子所謂吾道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傳之道其謂一貫即堯舜精一執中之一人若會得自一以貫之無內外無動靜無頭微無物我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但聖人合下便是一貫學者當從一貫上做工夫故忠恕二字就是一貫以天下之事物雖多不外忠恕一理以貫之也而解者謂一貫聖人事忠恕學者事支離矣又以忠當一以忠當貫尤支離矣 疑問云究論一字不外一心一理夫子當時語意但只曰吾道一以貫之是輕輕下箇活字非死殺說箇一也究論忠恕亦不外一心一理而曾子當時發明一

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亦知守約故夫子一點便悟耳夫子平日所言詎非一貫但人自信不及謂天下許多道理如何一便盡得門人之疑病正在此曾子舉忠恕以示之非大徹大悟者無此機用宇宙內事雖萬種不齊惟盡此心而推之無處不貫以比度之思徹人我之障隨無方之隱顯有量之情此可意會難以言宣也 石渠意見以為一即心之理也心為神明之舍虛靈不昧所以其乘理而應萬事夫子蓋謂吾之道不在乎他在乎以一己之心貫通萬事曾子蓋謂夫子之所謂一以貫之者不過忠恕而已矣忠恕乃盡已之謂而為吾心之權度所以稱輕重慶長短而為應事接物之本人能盡已推已則可

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亦知守約故夫子一點便悟耳夫子平日所言詎非一貫但人自信不及謂天下許多道理如何一便盡得門人之疑病正在此曾子舉忠恕以示之非大徹大悟者無此機用宇宙內事雖萬種不齊惟盡此心而推之無處不貫以比度之思徹人我之障隨無方之隱顯有量之情此可意會難以言宣也 石渠意見以為一即心之理也心為神明之舍虛靈不昧所以其乘理而應萬事夫子蓋謂吾之道不在乎他在乎以一己之心貫通萬事曾子蓋謂夫子之所謂一以貫之者不過忠恕而已矣忠恕乃盡已之謂而為吾心之權度所以稱輕重慶長短而為應事接物之本人能盡已推已則可

貫之義但只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非著實明此是箇一也世儒無端增出萬字來說萬殊便說一本說萬事萬物便說一理一心所以紛紛莫知所定 自樂編堯舜海云聖門說忠恕說說說都是為下學者立法禪家所謂為二乘人說也向上一著在人自悟殊不可以該教 曾子唯一貫之傳然其立言設教猶以一為三如始曰日三省既而著大學一書猶設三在及其終也尚自謂所貴乎道者三可見聖門學者雖領畧至義然其言平實不越脫如此夫子所謂必傳之道者正以其朴魯守約可以維世垂訓也若資性高朗者得之或恐輕為簸弄其流弊必且害教矣堯舜海斯言可謂發儒先所未道 海義編云明眼

義經說

卷之九

人撮金成土撮土成金拈來便用豈存勝劣故知曾子所指之忠恕較孔子所拈之一貫一合相不可得但曾子拈起便行諸弟子貪他一粒粟失却半粒耳所以道賢者緇出從君看把金針度與人 曾公類說道家云貞一儒者云致一釋氏云三昧其義通也言一即有二遂至於三言三即昧在其間反覆存之而已 士翼云忠恕譬則形景也猶為二之忠以行乎恕蓋恕之當也夫子曰吾道有其綱而亡其目曾子曰忠恕而已矣指其實則亡玄妙也 楞嚴經云諸法所生唯心所現一切因果世界微塵因心成體 又云色身外洎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 宗鏡錄云十方虛空皆從真如一心之種子所

現故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 又云當凡心而是佛心觀
世諦而成真諦 入云實見月人終不觀情真到家者自
息問程 大慧語錄云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所若
有所歸即有實法若無所歸即落空去所以趙州青州布
衫之對不落有無轉得甚妙 又云若識得此源千源萬
源只是一源若識得此體千體萬體只是一體所以道無
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
又云這箇道理便是曾子言而足孔子言而足其徒不會
却問曰何謂也曾子見佗理會不得却向第二頭答他話
謂夫子之道不可無言所以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要
之道與物至極處不在言語上不在默然處 還源觀曰
談經苑 卷之九 王
經云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言一法者所謂一心也是
心即攝一切世間出世間法 又云真理不礙萬差顯應
無非一際用則波騰鼎沸全真體以運行體則鏡淨水澄
舉隨緣而會寂若曦光之流彩無心而朗十方如明鏡之
攝形不動而呈萬像 僧寶傳黃龍南禪師云已過關者
掉臂徑去安知有開更從關吏問可否此未透關者也
王棲雲語錄或問曰識得一萬事畢又有云抱元守一
是甚麼師云乃是混成之性無分別之時也既有此即
隨於數則不能一矣一便生二二便生三三生萬如何守
得不若和一也無故云抱元守一是工夫地久天長一也
無

論山樵子
論者於此
切中肯綮
微

○君子喻於義
淮南子君子懼失仁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知各殊矣
又曰君子思義而不慮利小人貪利而不顧義 朱子語
類云喻義喻利只是這一事上君子只見得是義小人只
見得是利如伯夷見餓曰可以養老盜跖已之曰可以沃
戶樞 白鹿洞書院講義曰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
皆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者亦恐未能有益也九淵
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
由其習所習由其志志平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
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平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
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 口義云雖是
談經苑 卷之九 王
好事若從計較心得來亦是利益從他平日用得計較心
裏連他亦不自知了所謂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也 了凡
論語疏云喻字以口以喻喻者然也可也喻義喻利各見
其當然各識其趣味所以愈趨愈遠而人品遂懸絕耳
語類云世間喻於義者則為君子喻於利者則是小人而
近來一種議論適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
機卒既不得為君子而其為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誤用
其心矣 大慧語錄云好義之士見義則本性發露邪之
人見利則本性收斂石遇鐵而火逢燥薪雖欲禁制不可
得也
○見賢思齊焉